



74
6396
14



門 74
號 6396
卷 14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四十

北平孫承澤著

禮部
正士習

宗伯馮琦疏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
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于崇正闢邪
甚盛舉也臣竊惟春秋大一統統者統于一也統于
聖真則百家諸子無敢抗焉統于王制則卿大夫士
庶無敢異焉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性鑑正

史而外不列于學宮不用以課士而經書傳註又以宋儒所訂者為準蓋卽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此所謂聖真此所謂王制也自人文向盛士習浸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鶩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恣論爲神奇以蕩棄行檢掃滅是非廉恥爲廣大取佛經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竄入於聖言

取聖言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嗟乎聖經如此解于士子制義以聖人口氣傳聖人之神耳聖人之世會有此語意否乎夫學宮所列至詳童而習之白首未必能窮世間寧有經史不能讀而於經史之外博極羣書之理棄本業之精髓拾異教之殘膏譬如以中華之音雜魁結之語語道旣爲躋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于狂瀾經學幾爲榛莽部科交列其弊明旨申飭再三而竟未能廓然一大變其習者何也解書或用註疏或不用註疏則趨向不一也掄文或

正體而取平典或憐才而收奇傑則鑒裁不一也同是違制而或叅或不叅則法令不一也同是被叅而或以爲當處或以爲可以無處則議論不一也士有不一之趨向取士乃有不一之鑒裁而又以不一之議論行不一之法令政體且有二三士習何由歸一卽如燒毀異說去年奉有明旨督學而下何曾禁止一處燒毀一書等經學于并髦得詔書而掛壁如此卽朝廷之上三令五申亦復何益臣請一取裁于聖人之言與天子之制而定爲畫一之法士子授受當

先明經術講書行文以遵守宋儒傳註爲主二三場以淹貫性鑑正史爲主其有決裂聖言背違王制一切坊間新說皆令地方官雜燒之各該提學官員仍具文報部要見黜過險詖邪妄之士幾人焚過離經叛道之書幾部兩京各省鄉試錄及中式墨卷亦以聖言王制爲準違聖言則叅不違則否背王制則叅不背則否官司評隲送科覆閱各以虛心平心從公從實互相叅較不得遠近異法輕重異處致有後言伏乞天語叮嚀敕下部院斷在必行行之三年而士

習不歸雅則臣等與天下督學官員均受其咎乃臣等猶有說焉自古世道升降之會往往以士大夫好尚爲徵世之治也高明之士盡以其才識用之脩政立事主于爲國其議論必典實平確而天下靡然從之世之衰也盡以其才識用之談元課虛主于自爲其議論必奇僻空曠而天下亦靡然從之自古有僊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卽能真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龔咳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名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內自

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于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于吾道之外非聖主執中建極揭皎日于中天士大夫一德同風挽頽波于砥柱悠悠世道臣等未知所屆也得旨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來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檢復安得忠孝節義之士爲朝廷用祇緣主司誤以憐才爲心曲收好奇新進以致如此新進未成之才只宜裁正待舉豈得輒加取錄以誤天下覽卿等奏深

于世教有裨邊開列條款來務期必行僊佛原是異類宜在山林獨脩有等好尚的任解官自便去勿與儒術並進以混人心

行人高攀龍疏臣惟自古治天下者未有不以教化為先務而教化之汗隆則學術之邪正為之是以聖帝明王必務表章正學使天下曉然知所趨截然有所守而後上無異教下無異習道德一風俗同賢才出而治化昌矣臣見四川僉事張世則一本大略自謂讀大學古本而有悟知程朱誤人之甚謂朱熹之

學專務尚博不能誠意成宋一代之風俗議論多而成功少天下卒于委靡而不振予是以所著大學初義上獻欲施行天下一改章句之舊臣惟自昔儒者說經不能無異同而是非不容有乖謬是非謬則萬事謬矣以程朱大賢謂其學不能誠意謂其教曰誤人之甚是耶非耶議之于私家猶為一人偏說而于聖賢無損鳴之于大廷則遂足以亂天下之觀聽而於世教有害臣有不容已于言者矣夫自孟子沒而孔子之學無傳千有四百年而始有宋儒周惇頤程

顯程頤張載朱熹得其正傳而絕學復續學者始知所從入之途其功固極矣然定五賢者生于宋而宋不能用其學之萬一前則章惇蔡京之徒斥之為姦黨後則韓侂胄之徒斥之為偽學貶逐禁錮以迄于亡恭惟我太祖天縱神聖作民君師首立太學拜許存仁為祭酒以司教化存仁為先儒許謙之孫謙承朱熹正學而存仁承上命以為教一宗朱氏之學令學者非五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而天下翕然向風矣我成祖益章而大之命儒臣輯五經

四書大全傳註一以濂洛關閩為主自漢儒以下取其同而刪其異別以諸儒之書類為性理全書同頒布天下永樂二年饒州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詆毀周程張朱之學上覽而怒曰此儒之賊也特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令有司聲罪杖遣悉焚其所著書曰毋誤後人于是邪說屏息吾道中天矣迄今二百餘年以來庠序所教制科所取一稟于是真儒如薛瑄胡居仁吳與弼陳真晟曹端羅倫莊景章懋張元禎陳茂烈蔡清陳獻章王守仁諸人彬彬盛矣

至一代之風俗上有紀綱下重名節當變故之秋率
多仗義死節之士值權姦之際不乏敢言直諫之臣
賢士大夫之公評士庶之清議是非井然有不當于
人心羣起而議其後至于今上下相維非祖宗教育
之明驗與不意今日乃有如世則肆然欲變祖宗表
章之至意率天下而盡背之也夫程朱之學其始終
條理之全下學上達之妙固未易言語形容然其大
要則不出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此非程朱
之教也孔子之教也故窮理即博文之謂也居敬即

約禮之謂也非孔子之教也堯舜之教也故博文即
惟精之謂也約禮即惟一之謂也二者合一並進而
主敬爲本故理日明瑩則心日靜虛動直而初非溺
于詞章心益定靜則理益資深逢源而初不流于空
寂此聖學所以允執其中也至大學一書程子所揭
爲初學入德之門而章句之作則朱子所爲一生竭
盡精力之筆後人學未造其域豈容輕議况古書皆
有簡錯古本安可盡信世則之言誠意是矣豈諸儒
獨不教人誠意乎誠者聖人之本學之所以成始成

終功先格致正所以誠正也意有不誠心有不正即非所以爲格致也若夫溺于記誦徇外忘本此俗學所以爲陋豈大學格致之教哉夫孔子之道至程朱而闡明殆盡學孔子而必由程朱正如入室而必由戶善學者默而識之心逸日休况今天下不思無論說而患無躬行就聖賢已明之道誠心而力行則事半而功倍矣何必嘵嘵焉必務自私自用智欲伸其一己之說爲也世則又以宋之不振歸咎于諸儒之學噫是何言也人主不能用其道雖以孔子之聖生于

魯而不能救魯之衰微何疑于諸儒宋之亡也由前而言則壞于新法由後而言則壞于和議今不咎王安石呂惠卿蔡京章惇黃潛善汪伯彥秦檜韓侂胄之徒而咎諸儒之學何心哉夫所謂議論多而成功少者非言者之罪而用言者之罪也自古芻蕘獻說工瞽陳規其議論不至多然而上之人善于用中則片言可折而盈廷可廢天下見事功之寔而不見議論之虛上之人漫無可否則人持所見而邪正雜陳徒滋耳目之煩無補經綸之寔耳豈以人人緘默而

後爲盛世乎世則又謂本朝持衡國是者無決斷之
勇分猷庶職者有模稜之風庠序無真才實學之士
朝廷鮮寔心任事之臣此信有之正不學之故也奈
何反以咎程朱之學也抑臣有深憂焉自世廟以前
雖有訓詁詞章之習而天下多寔學自穆廟以來率
多玲瓏虛幻之談而弊不知所終矣宋儒之拙而規
矩繩墨脫落無存以頓悟爲工而巧變圓融不可方
物故今高明之士半已爲佛老之徒然猶知儒之爲
尊必藉假儒文釋援釋入儒者內有秉彝之良外有

惟皇之制也而其隱衷真志則皆借孔孟爲文飾與
程朱爲讎敵矣故今日對病之藥正在扶植程朱之
學深嚴二氏之防而後孔孟之學明使世則之言一
昌天下之棄其讎敵也不啻芻狗焉陛下皇建有極
端本化人身體孔孟之微言首崇程朱之正學必親
經書以窮理必收放心以居敬朝乾夕惕省察克治
體二祖之意振正學于陵夷廢墜之餘明詔中外非
四書五經不讀而不得浸淫于佛老之說非濂洛關
閩之學不講而不得淆亂以新奇之談學無分門士

無異習人心貞一教化大同如是而人才不出政治不隆者從古以來未之有也

貢舉

朱文公熹于光宗時著升貢議曰古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居之者無異處官之者無異路取之者無異術故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乎德業之不脩天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而祿在其中孟子所謂脩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也今學校所教既不本

于德行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其又弊則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以敗壞學者之心術治經者不復讀經之本文與先儒之傳註但取近年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轉相祖述以治經爲經學之賊以作文爲文字之妖也是以人才日衰風俗日下朝廷郡國有一疑事嘗試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相顧貽愕而不知所從亦可以知其爲教之得失矣議者不原本其所自尚猶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爲大患豈不謬哉古大學之教先于致知格物而考較之

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
理皆學者所當知而理之載于經者固各有官而不
苟相混也况今樂亡禮缺二戴所記已非正經而治
經者又類舍其所難而趨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
其餘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
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
固不可以不學而所短者亦豈可不精擇爲趨舍哉
至于諸史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而禮樂制度
天文地理刑法兵制之屬在焉皆當世所須而不可

闕者一旦欲盡通其理勢固有所不能惟合所當讀
之書分年而課試之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通其
三四之一則亦宜若無甚難者今欲諸經各立家法
主注疏而討論諸儒先之說附焉以易詩書爲一科
子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禮爲一科卯年試之
春秋三傳爲一科酉年試之皆兼大學中庸論語孟
子論則分諸子爲四科分年附焉策主諸史時務傳
焉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德成材達而可爲
當世之用若學校之師必遵仁宗之制選士之實有

道德可爲師表者爲學官而久其任使講明道術而
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獨使爲之師者考察其德
行之實以聞而命之官則大學之教不虛而懷利干
祿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文公此語可爲百世法
崇禎六年癸酉二月初三日諭祖制設科取士專爲
致治求賢近來士習日偷舉貢失當真才鮮少理道
不張由督學教諭訓導各官董率垂方培養無術盡
失舊制初意以致朝廷不獲收用人之效朕思士子
讀書進身乃人才根原必宜首重德行幼學壯行如

生平果係孝悌廉讓自然做官時不貪不欺盡忠竭
節何必專工文藝據會典及提學教書內敦尚行誼
以勵頹俗不專論文優劣開載甚明近來通不遵行
至小學諸書乃州縣各有社學原欲養蒙育德敷教
儲才近來全不講論興舉其士子自童時入塾以迄
應試登科只以富貴溫飽爲志竟不知立身修行忠
君愛國之大道如此教化不行士風吏治安得不日
趨卑下朕惟祖宗朝求才用賢原不盡拘科目至考
試文義正欲因言徵人亦非專尚浮詞務華遺寔今

欲祇遵祖制起敝還醇童生必先入學遇試先查德行自儒童以及鄉會須有是蹟方許入場異日敗行考官挨論又教官爲士子師長化導最親舊制甚重近皆以衰庸充數教術全廢此尤士風不正之源今設法興起着吏禮二部同都察院及該科詳議明確其奏至海內之大豈無潛修碩德純孝鴻才清志剛方實堪大用者更宜特拔一二以示風勸至于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應令先歷推知并着酌議來行宗伯黃汝良疏竊惟臣等頃所條奏文體欵項不過

科場之防維時文之針砭耳茲恭捧綸音臣等闡釋再四仰見我皇上端本澄源至意洞晰古今有非臣等愚陋所及敢一對揚而敷陳之按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先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次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次乃及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可見德行在六藝之先也孔子以四科程及門高弟首曰德行次乃及言語政事文學可見德行居四科之首也比及漢唐宋以制策詩賦經義取士雖寔非古初然而賢良方正經明行修之舉未嘗不相輔而行

我國家因時變通設科試士程以制義分爲三場然高皇帝時首重德行意尤拳切如大誥有頒明倫有堂禮賢有館孝廉有舉天理行事有教學宮有臥碑鄉約有聖訓褒節義之福壽黜失節之危素至處士有行誼如陶安王禕章濫陳遇等時加徵辟列聖相承率循斯軌所以三百年來士貴名節人重清修卽應試之文多醇正典雅無非道德所發揮卽文章亦德行也乃邇來習尚陵夷風俗靡敝行誼旣乖文章亦舛禮義廉恥俱囓爲贅談背公營私相沿爲故事

攘官則不勝其衆任事則鮮有其人甚至以紳佩而祝闔祠以衣冠而降盜賊世道人心敗壞至此極矣宜聖心穆然有德行之思也竊謂取士固宜先德行而尤貴在豫養方今士習久錮驟挽爲難則惟有豫養一法耳董仲舒有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在易之蒙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伊訓列三風十愆以儆有位而總其要曰具訓于蒙士蓋豫養于蒙則教易入而德成以之脩身則自可以果行育德以之入仕自可免三風十愆

嘉慶朝恩賞錄 卷四十一
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者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順序漸進無非先勗以六德六行而後及六藝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之教者自少至長自長至壯所學習者皆咕嗶文藝之事所經營者皆富貴溫飽之圖一切登第爲官竟不知德行爲何物無怪其四維不張而百事決裂也合無敕下臣部劄行各省直學臣刊爲條教頒下府縣塾師俱籍名于官有能以孝經小學教童蒙俾之入孝出悌幾幾小子有造者塾師榮以衣巾其子弟

敗類而不戒哉者塾師有罰教官有能以規矩準繩表率子衿俾之飭躬勵行斌斌成人有德者教官註以上考其生童入試須令州縣教官各取保結無過犯方准進場有敗倫而失簡舉者教官與州縣官有罰至于提學一官尤爲宣上率下機要必于文字外加意作興其諸生行誼著聞文雖平加以優等素行薄劣文雖工黜革示懲實能奉行敕書者查覆紀錄如彭輝不明勸懲無法提學官有罰乃若舉貢生儒及山林隱逸有篤學不倦秉誼由衷砥礪潛脩志行

邁眾者府縣官核實申之督學督學核實申之撫按
撫按核實上之朝廷朝廷覈實而旌表加焉其尤殊
高等者特加徵召如洪武中陶安等天順中吳與弼
等故事果稱得人舉主紀錄否則舉主亦與其罰至
于廟堂廣勵有位尤當以德行為先大抵進廉而黜
貪抑競而獎恬貴名節重清議如孔門四科卽言語
政事文學猶其後耳如此則父兄子弟所勗勵者無
非德行之事耳目見聞所榮羨者無非德行之人士
風庶可挽僞而還醇世道庶可反邪而歸正夙習可

祛而太平可幾矣

弘治中王鏊制科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其可謂正
矣密矣先之經義以觀窮理之學次則論表以觀其
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
博古也識時務也當復何求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得
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于其間
而文詞終有愧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于時然亦科目
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
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

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卽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于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爲益于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

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義既通則策論可無矣乎習矣近來頗尚策論而士習旣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苟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而精力竭矣不能復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

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煇易也經
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
盡天下之才耳愚欲于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
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
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
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志于學雖有
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
今士之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
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

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煇易也

謝鐸科舉議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之至雖聖人
亦莫如之何故由忠而質由質而文聖人非不知忠
質之貴及其至也亦不得而不文然文勝至于滅質
則本亡矣于此而不有以迴幹之通變之以不失乎
先王之意奚可哉蓋自先王之政廢而民無恆產則
無恆心無恆心則毀譽之口不勝其愛惡之私于是
鄉舉里選之法不得不變而為後世科舉之制此勢
也非得已而為之者也善因其勢者謂之隨時于是

而迴幹通變之而先王之意存焉是故今科舉罷詩賦而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則其本立矣次制詔論判而終之以策以觀其經世之學則其用見矣窮理以立其本經世以見諸用是雖科舉之制苟于此而盡焉則古之所謂德行道藝之教要亦不出諸此而其所以成人材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亦豈有不及古之歎哉然考其歸則所謂窮理所謂經世者恒浮談冗說修之無益于身心措之無益于國家甚者口夷齊而身躋跖名伊周而跡斯鞅遂使科

舉之學悉爲無用之虛文暨其得而棄之也顧乃以吏爲師以律爲治視其昔之所習者曾筌蹄芻狗之不若噫是豈朝廷立法之意使然哉歐陽子曰三代以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徒然虛文然則文與道離而欲據一日之文以盡收夫有道之士不亦難矣乎雖然靜言而庸違者有矣末有不深于道而文能至焉者此科舉立法之深意而今之豪傑亦未必不由之以出是其所謂迴幹通變之機以不失先王之意者乎不然一舉

而紛更之吾固未知所以善其後也

禮科凌義渠正文體疏皇上深軫生民害政之慮功
令日嚴士人久沿譎張變幻之風宿習難醒必明開
條款著爲章程如川行之有隄防方足遏其橫奔潰
決之勢如車驅之有軌範方足正其詭遇獲禽之思
不則泛泛悠悠卽懲創亦已後矣謹擇其切要列爲
八條以候申飭一曰崇經孔子刪述六經垂訓萬世
及門之徒皆心通六藝漢承秦火之餘以明經取士
當時大儒若董仲舒劉向蕭望之輩皆兼通數經我

國家雖分經取士然未嘗不貴其博雅淹通也蓋天
地閒名理異具六經不惟大事業出其中節義文章
亦莫能外今士人本經業多鹵莽他經尤不寓目朝
夕誦讀惟是坊肆濫刻何當施用若能大其精神研
經味道文采蘊籍必有可觀從今場中試卷必全場
能博涉經書融會旨趣者亟收之其浮華不根疎淺
無味者勿錄也二曰依註傳註爲六經羽翼當年大
儒若二程朱子蔡元定胡安國陳澧輩皆精心理解
提要鉤玄闡前聖之窾奧惠後學以梯航聖祖頌之

學宮爲程士法式諸士體其成言自足發揮妙義何
乃明棄師說踏空求奇僻曲徑而背周行忽型范而
幾躍冶悖違祖訓侮棄前修無怪一入仕途輒多不
軌不物自今制義必準傳註其明爲背謬者槩勿收
錄三日切題夫有題然後有制義近日士人全無體
認漫衍浮夸掩卷讀之不知何作夫無儀的而妄射
雖中絲毫不爲巧無根底而敷華卽炫衆目總爲妖
服官不顧職業營私不顧身名此生心害政之左驗
也自今試卷必須切題關發有全不相蒙者雖工弗

錄四曰當體書曰詞尚體要制義有體猶身有五官
雖貴神俊而位置不可顛越近日士子藐視矩矱恣
意猖狂則顛倒甚也限字有格而或汎濫浮淫冗至
千餘則駢枝甚也或題中虛字不過助語而牽纏不
已則支離甚也又案牘俚言漫入聖賢精語則猥鄙
甚也至割裂扳扯恢張高大非其文義則荒唐甚矣
皆體要不存踰閑蕩檢之先證也自今取士須準先
輩法程違者不得混收五日達詞孔子曰辭達而已
矣言貴達意也易曰風行水上渙天下至文貴自然

也沈約亦云文有三易句易讀字易解使事易知近日有一種不可解不可讀文字實多暗澁不通而耽僻者喜之試觀唐虞三代及漢唐宋諸大家會有此否卽殷盤周誥閒近倔聲說者猶謂出于伏生年老之訛况其後新莽援之作大誥以欺世夫新莽之心術不可學新莽之文曷可學乎自今爲文惟取達意爲上其晦澁不可方物者必斥不錄六曰讀史夫名理具六經而行實載諸列史苟能廣搜博覽考古知今則事變糾紛自能洞觀其要故武侯云才須學也

士人但知塾師窠蘄自甘蔽塞聰明卽歷代史書或難遍觀盡識而通鑑綱目何可不寓目經心從今試卷須遍閱二三場必其洞晰古今博雅成章者方准收錄若舛錯虛浮者縱首場可觀必勿許錄七曰革僞夫書有真僞旨趣自別有識者何難鑒裁自經書列史外諸子百家其可供文蒼撮者儘多近有一種僞書淺俗猥庸讀如嚼蠟所載帝王周孔之言不根經傳無識之人津津稱引之凡以飾詐驚愚誣民惑衆其於真正莫大文章反蔑如也棄周鼎而寶康瓠

擲隋珠而憐魚目此詐偽得售之象豈盛世所宜有乎自今士子不妨博極羣書而寫竊謬僞者必斥八日識務語云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國家以文章取士正欲於毛穎閒覘其經濟邇來士子全副精神祇寄初場至於後場不過臨時鞅鞅一切世務原無講究主司鮮能留意真才前場取中始覓後場前場偶落後場卽有董賈真才何由物色士之騫浮華而闇實用則始進之路然也自今取士參酌後場其有練習彝典通曉時務如天文地理兵農禮樂屯鹽鼓鑄律

令河渠之類能舉大議而中機宜者卽前場不中亦亟收之若虛謬無當前場可觀亦弗錄夫文事必兼武備斯時猶爲三年之艾諸士中有能瀆習武書及百將傳而能發揮中窾者猶當急收之遠而備中樞節鉞之選近可資郡邑保障之材在於遴擇者加之意云爾

明初人才率得之徵聘洪武三年行科舉詔曰自洪武三年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蓋創制之初

原不拘拘以文義取天下士也六年罷科舉令有司
察舉德行爲本文藝次之專用薦辟至十七年始定
科舉制

洪武三年定初場止試本經義一道限五百字以上
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第二場試禮樂論限三
百字以上詔誥表箋第三場經史時務策一道限一
千字以上三場後十日面試騎觀其馳驟便捷射觀
其中數多寡書觀其筆法端楷律觀其講解詳說殿
試時務策一千字以上最後十七年改定則初場增

經義三四書義二大場去箋而增五判三場增策四
篇而面試廢矣

洪武閒定應試功令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易主
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春
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後
以其說不足以盡聖意乃於永樂中纂四書五經大
全皆令主之今學者不能博聞平生未嘗閱大全况
註疏乎乃每申嚴新說之禁并出入于大全者皆以
爲異說近日士子愈不務實學遂自傳註之外一無

所知習書者且不知有註疏習禮者亦唯知有陳氏集傳而不知古註疏習春秋者墨守胡氏涉獵左傳之外公羊穀梁且不閱而張洽直不知爲何人矣元人虞集曰國家傳註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惟其高者取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

薛瑄天順元年會試錄序今皇上膺天命光復寶祚

紀元之春適當會試之期天下士領薦書而至者蓋三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榦等以考試官請上命臣瑄臣原往蒞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泰臣正臣必臣恂臣世資臣節臣淳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鑑暨百執事罔不夙夜祗承凡三試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名并擇其文之尤粹者彙成錄臣竊惟爲治莫先於得賢養士必本於正學而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務焉往而不得其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

之法皆以復性爲本其得賢致治之效蓋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於復性往往溺於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體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已其視三代之賢才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於復性雖其說不得盡行於當時而實有待於盛世洪惟天眷皇明列聖相繼大建學校慎選師儒其養士之法必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說爲本是以九十餘年薄海內外文教隆洽士習粹然一出於

天理民彝之正而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剗刮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曰科目以文章取士然必根於義理能發明性之體用者始預選列類非詞章無本者之可擬也故其得賢致治之效足以追隆前古今諸士子荷朝廷正學教養之恩旣以有本之文得在選列行見對於大廷益當以明體適用自勵隨所器使以忠乎國以愛乎民以贊助皇明重熙累洽之治於無窮俾正學得賢之效有光於前有垂於後顧不偉歟三百年試錄以此爲第一而文清學問備見於

此

恩例

恩詔各從其類上慈闈徽號則有封贈父母恩立東宮則有廕子入監恩災異修省則有蠲逋減刑恩登極則大赦矣立中宮及東宮出閣皆無恩例若建大工平大賊誅大姦亦有詔皆以類行惟蠲逋減刑每詔有之

洪武至宣德六十八年間登極立東宮中宮及上慈闈尊號徽號詔皆無文武官封贈廕子試署實授恩

例英宗登極詔始令署部都督僉事都指揮署都指揮僉事指揮實授景泰登極詔始令在京文官及在外方面官一考無贓犯者照洪熙宣德年例與誥勅景泰三年立懷獻太子詔始令署郎中員外郎主事試中書實授又與土木死事諸臣誥勅封贈廕子入監不願入監者聽天順復辟詔始令內外文武署職試職因功陞授者與實授天順八年兩宮徽號詔始封兩京文武七品以上官父母署職試職實授成化二十三年上慈闈尊號詔兩京文武官七品至四品

先封三品以上與誥命泰陵登極詔內外文官署職
試職實授內外武官天順八年正月以前功陞試職
署職遇例實授該世襲者子孫仍襲其未實授及以
後功陞試職署職實授弘治五年立東宮詔文武官
試職署職年半以上者實授不及年半者扣至實授
弘治十一年清寧宮灾詔兩京文武署職試職理刑
者實授歷任未及一考者與誥勅其誥勅准給未領
因事降調非貪淫酷刑者仍給與弘治十八年上兩
宮尊號詔文武官署職試職實授兩京七品以上文

官未及一考與誥勅父母已封者服色許與子同世
宗登極詔正德十四年文武官員人等因諫止巡遊
跪門責打降級改降爲民充軍者該部具奏起取復
職酌量陞用杖斃者追贈諭祭仍廕子入監讀書充
軍故絕者一體追贈諭祭復養親屬嘉靖元年尊號
詔兩京文武未一考者與誥勅父母已封者服色許
與子同誥勅准給未領因事降調非貪淫酷刑者仍
給與嘉靖九年大報禮成詔兩京文官未及一考無
過者給與誥勅嘉靖十九年皇子生詔始合兩京三

品上文官例該廕子未及一考者廕子入監兩京文
官未及一考者在外七品以上歷任三年無過者與
誥勅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署職試職者并
試職御史實授仍與誥勅十五年立東宮詔兩京三
品上文官廕子兩京文官未及一考者在外七品以
上官歷任三年無過者與誥勂兩京文武官署職試
職實授仍與誥勂十七年郊廟大禮成詔兩京文職
並在外五品以上方面有司四品官未及一考者與
誥勂兩京文武官并新舊武舉官署職試職實授仍

與誥勂十八年立東宮詔兩京文武三品上官與誥
勂廕子二十四年宗廟成詔兩京文官未及一考者
與誥勂署職試職仍與誥勂願賜封者聽崇禎登極
詔內外文武俱給誥勂新科進士許令授官後即給
封典

崇禎己卯三月追崇孝純皇后尊諡爲皇太后在乾
清宮行禮旋奉神位於孝先殿有封贈恩典然歷朝
生母多先尊爲皇太后後加尊諡爲孝某皇后今先
尊爲皇后而改爲皇太后以皇太后神主與光宗並

列非禮也一時禮官將順圖恩典竟無言之者
諡法

洪武中諡法皇后太子皆二字諸公侯及夷王亦二字親王一字要皆太祖親定明明以二字為重矣然略無差等義所未安太祖豈見不及此亦知千秋萬歲後必有加增姑留之待後人而不私其子曰荒曰愍語文中皆有貶詞慎重如此雖有詔賜諡者禮部行翰林院定擬請旨亦立法當如此自下而上以示公論亦未嘗分如何為一如何為二也永樂中郡王

始二字推之羣臣大約以二為常以一為特說者謂親王隆重如廟諡十六字歸重只在末一字以特為尊果爾則以後太子何以又皆二字耶總之大聖人作法後人仍之不敢改畢竟以多為貴所謂一字王二字王者亦俗說也

陸子淵深以貞愈於正唐室諡文貞者魏徵宋璟楊綰庶幾焉蘇瓌有餘愧矣宋室諡文正者司馬光范仲淹庶幾焉王旦有餘譏矣矧夏竦乎卒無文貞避廟諱也明諡文貞惟楊士奇文正則李東陽謝遷也

諡忠文者李時勉諡文忠者曹鼐楊廷和張宇敬張居正國制一品美惡兼諡二品以下賢者得諡則易名之典在一品者最多難更僕也

諡法兼用美惡洪武中魯王諡荒伊王諡厲後專用美諡

文臣有諡自建文朝王禕諡文節始

詞臣得諡文亦有不拘者劉基王守仁文成張益文儂馮京文簡姚夔文敏黃孔昭文毅周忱唐龍文襄魏驥文靜吳訥楊廉耿裕文恪儲燾文懿葉盛邵寶

王鴻儒文莊鄭賜文安孫應鰲文恭何喬新文肅苗衷文康李奎文通劉宣文懿蕭維禎文昭儀智何孟春文簡王道文定顧憲成端文

詞臣不諡文者曾榮馬愉孫賢許彬襄敏楊鼎莊敏儀銘忠襄盛端明榮簡王文毅愍陳文莊靖朱希周恭靖許進襄毅

四品以下官而得諡者僉都御史楊信民恭惠少詹事劉鉉文恭祭酒宋訥文恪李時勉文忠陳敬宗文定鄒守益文莊大常寺少卿李奎文通劉儼文介俱

四品

翰林學士朱善文簡胡廣文穆呂原文懿侍讀學士
張益文僖兵部郎中楊繼盛忠愍長史朱復忠定張
景明恭懿俱五品

中允徐善述文肅贊善王汝王文靖翰林待制王禕
忠文侍講劉球忠愍修撰羅倫文毅舒芬文節贊善
羅洪先文恭俱六品御史鍾同恭愍七品布政陳選
恭愍憲副毛吉忠襄周憲節愍馮傑恪愍許達忠節
知府岳正文肅知縣鄧顒恭毅

已謚而後改者王禕文節李時勉文毅俱改忠文張
正忠顯改忠武孫忠襄靖改恭憲朱永武襄改武毅
曹鼐文襄改文忠于謙肅愍改忠肅石瑄文隱改文
介張治文隱改文毅殷士儋文通改文莊已謚追奪
者張居正文忠吳時來忠恪李燧恭敏盛端明榮簡
王世貞謚法考序每故事大臣卒禮部以謚請報俞
矣則內閣以二字三請於上而自擇之是以具釋義
也洪武之尚爲吳也諸功臣死事有勞而天者皆榮
公侯之爵而傅之謚終高帝世文臣弗得也武臣鄒

督弗贈侯伯弗得也至建文而待制王禕得諡文節
矣文臣之有諡自禕始也其諸小臣者亦自禕始示
樂之制嚴矣終太宗世文臣之得者僅姚恭靖廣孝
胡文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文臣之有諡僅文穆
一人也洪熙初始大合故臣凡勞於國誼於清宮三
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諡廣然宣英之
代猶斤斤焉持其柄而弗輕予且夫曾王愛子也秦
王次嫡子也高帝命之曰荒曰愍而登之冊曰不敢
以子故而廢天下公其於宗室諸子王尚有評也文

臣之有榮願也則瑕弗掩也文榮之有爵也文愍之
以事也庶幾寓貶矣婦人之有諡也自后妃而外則
死節也公主之有諡也自仁宗之悼愛女始也乳媪
之有諡也自宣宗始也乳媪之夫之有諡也亦自宣
宗始也方士之有諡也自世宗始也諡而四字淫矣
而使方士得之則益淫也當世宗之季吾又得二事
焉夏文愍之持秉則同列皆中諡及身以罪死易世
而後牽復所得者中下諡也繼而嚴氏之持秉則其
子爲市焉非上所甚注懷者必賄而後得不賄不得

也卽得之不腆不上諡也及身以罪竄削弗諡也夫諡者人主之春秋也尊則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隲之而奈何爲大臣修怨賈利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略採唐宋故事遇大臣以諡請有命旨則翰林之司篆者爲議而定二諡焉以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復衷而取上裁凡文臣二品而上及勛親臣公必諡侯伯之漑軍府加保傳必諡諡兼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以迨庶僚有德行政術者亦有諡諡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無惡可也

禮部侍郎郭正域嚴諡典以重公評疏臣惟議諡最難而議諡於數十年前尤難蓋棺甫定則輿論方新而是非有據墓木已拱則口碑漸遠而黑白常淆故當日與諡易今日補諡難得諡榮也而補諡尤榮中之榮其法不得主於嚴當日不與諡易今日奪諡難不得諡辱也而奪諡尤辱中之辱其法不得主於恕今臺臣疏應議者七十餘人科臣疏應補者十五人臣等參詳各衙門之評品而符以故老之傳聞證以累朝之實錄就不肖之中而汰其甚必大犯

清議有罪可指無功可贖而後議奪就賢者之中而
拔其尤必卓有完名其心表表其行錚錚而後議補
凡應奪者四人爲許論黃光昇呂本范謙溢美應改
者一人爲陳瓚應補者未經題諡則五人爲伍文定
吳悌魯穆楊繼宗鄒智已題未給則二人爲楊源陳
有年此外若徐階媚事嚴嵩人議其諂田連阡陌人
議其富而乘時樹立能收鼎革之人心胡宗憲結嚴
世蕃而廣貨賄人議其邪阿趙文華而傾督撫人議
其險而計獲渠魁則除東南之禍本張瀚倪仰時宰

人議其庸而未路庶乎知止余有丁繩矩或踰人議
其蕩而此中亦無他腸陸光祖機權時出人議其姦
而宦蹟自多磊落以上諸臣列之當奪當改之科似
大苛刻臣未敢輕議也若毛伯溫諭服安南兵不血
刃而或謂其功非已出張元禎潛心理學抗疏經緯
而或謂其早不見幾郭希顏攘臂逆鱗橫被大戮而
或謂其考察罷官建言可已劉臺抗節敢言殺身還
壤而或謂其邊功被詰先發制人以上諸臣列之當
諡當補之科似少精覈臣等未敢輕許也又如孟秋

之孤介張元怵之恬退李遷陳格之清修事蹟未能
臚列而衆議間有異同所當留之以俟異日論定者
也至於臺臣科臣二疏所未及本部原冊姓名所未
載尚多偉人應諡而未得亦有匪人不應諡而倖得
者在原議之外又當從容採擇公論上聞以補遺漏
者也夫自刑賞之窮而有諡故諡重自諡之窮而有
奪諡補諡故今日之議尤重臣等上矢天日下矢方
寸以看議之職掌從類奏之公評期于予奪者改
者補者各無憾於九原之下而已若夫予奪相形忤

怨叢集業已甘心任之不敢避也

崇禎十五年禮部覆科臣張國維議疏察得原疏請
諡舊例五年一舉當時已缺至十二年而今又遲十
年矣自古帝王治天下惟有賞功罰罪而諡則賞罰
之尤大者也近日名教不靈廉恥道喪不知忠孝節
義爲何物則諡法真勵世磨鈍急務也除鄒元標忠
介馮從吾恭定顧憲成端文王德完莊毅趙南星忠
毅高攀龍忠憲楊漣忠烈諸臣理學事功忠諫節義
皆一代之最已經賜諡外據科臣疏首言革除諸臣

次言軍功而於會典所稱節槩勳猷二語尤至慎焉
大要節槩以死忠爲上如革除中卓敬鐵鉉景清方
孝孺諸人不待言矣近之忤璫如左光斗周宗建等
抗直如孫承宗盧象昇等殉賊如傅宗龍等指尚不
勝屈也勳猷以軍功爲上如萬曆中平倭平播平倭
三大案文武功多可書近日之何可綱曹變蛟以功
兼死尤爲慘烈指亦不可勝屈也而有宜申飭者三
焉先臣邱濬謂諡兼用美惡王世貞亦曰高皇帝於
子秦王諡愍曾王諡荒况臣下乎竊謂文臣二品以

上皆宜諡勳戚凡在功列亦宜諡侯伯必泄軍府有
功方許諡諡皆兼美惡二品以下卽庶僚有節烈勳
猷卓然不朽者亦可諡不然官雖貴不諡則陳乞可
清也唐宋諡議掌于太常博士國初令禮部行翰林
院擬奏今宜先以其議責之太常臣部與吏禮兵各
科核定而閣臣詳加折衷始取上裁則事出於公衆
論可服也五年一舉雖有近例然人品邪正萬目難
欺蓋棺論定卽可與諡不宜少待致有沉埋則風勵
可速也至發單博訪聽各衙門開送固爲詳慎而彼

此稽延終至孰閣既有部科及太常之議似亦無敢濫徇者苟有不當聽科道各官糾舉誰敢私之屬世磨鈍實在此矣

喪制

明初大喪禮今所遵者皆仁宗之遺詔非二祖之遺詔也太祖則皇太子親王世子郡王及王妃世子妃郡王妃公主郡主內宮人等俱服斬衰二十七月臨朝視事則素服烏紗帽黑角帶在京官員日朝晡哭臨至葬畢而止仍自成服日爲始服二十七日而除

成祖則宮中自皇太子以下成服日爲服斬衰二十七月而除親王以下如洪武在京官員朝夕哭臨七日又朝臨十日自成服日爲始服衰服二十七日凡入朝及衙門視事用布裏紗帽重帶素服腰經麻鞋退服衰服二十七日之外素服烏紗帽黑角帶二十七月而除命婦二十七日而除聽選辦事等官服衰服監生吏典僧道人等素服以成服日爲始各二十七日而除軍民素服婦人素服不妝飾俱二十七日凡音樂祭祀官員軍民人等並停百日男女婚嫁官

員停一百日軍民人等並一月寺觀各聲鐘三萬杵
禁屠宰四十九日仁宗則皆二十七日釋服諸王世
子郡王及王妃郡主以下並服二十七日而除朝臨
十日者皆爲七日在外則哭臨三日之外更不朝臨
無禁嫁娶音樂自聞喪日爲始不鳴鐘鼓在京禁屠
宰十三日然歷朝皆無嗣皇帝用以日易月之文唯
正統七年皇太后遺詔以日易月哭臨三日卽止君
臣皆同故神宗於慈寧喪服素者三年所以爲至孝
顧起元喪制論前代服制未有定式我聖祖謂其君

牽制文義優游不斷於是作孝慈錄立爲定制子爲
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齊
衰杖期大哉王言自是人子得申其罔極之情而從
來短喪之謬論與拘儒之曲說可廢而不談矣服制
圖子爲繼母爲慈母爲養母皆斬衰三年爲嫁母出
母爲父卒繼母改嫁而已從之者皆齊衰杖期爲繼
父同居兩無大功之親者服齊衰不杖期爲繼父先
會同居今不同居者爲繼父雖同居而兩有大功以
上親者皆齊衰三月於是以恩服以義服以名服三

者曲到周盡無毫髮遺憾於人心此所以明天倫正
人紀順人情爲萬世不易之經也

貽安堂集云三年之喪金革無避蓋魯公伯禽有爲
爲之也而後世臣子多藉口焉此大謬不然伯禽一
國之主也寇在門庭而宗廟社稷存亡係焉故權制
可從耳若夫疆場小警非關大故師濟多士不乏一
人詎可妄援國主墨衰卽戎故譚司馬綸楊中丞鎬
皆名教之罪人也何況端揆元宰儀表百僚當太平
無事之日而儼然冠裳苦塊時哉宋劉公拱固辭召

命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而假起復之名
以竊利祿之實切中奪情之謬矣愚則以雖寇在門
庭奪情亦謬宋末九鼎將遷三靈將改而謝疊山猶
力詆當時起復者至謂宗社之所以爲卽爲墟生民
之所以爲血爲肉實由於此

三年通喪古制極嚴自漢文帝命以日易月而臣下
亦因之如晁錯父死旬日而尚以御史大夫調兵食
翟方進後母死三十六日而復起治丞相事唐右僕
射房元齡中書侍郎蘇頲張九齡宋參知政事寇準

皆奪情起復此外亦不多明初極重此制以劉基宋
濂章濬當帷幄風憲之重於天造草昧之時而聽其
終喪了不之強永樂急於事寄中外臣僚始有奪情
不丁憂者或有於制中起用久之漸侈爲得意恬不
爲異成化中羅公倫有扶植綱常一疏詞意凜然所
裨於名教甚鉅

邇年大臣多奪情起復恬不知怪得羅一峰一疏振
已淪之名教覺久昧之良心此大有關係文字且卽
以綱常二字爲主而反復發明之親切確當若鄒南

臯疏則入江陵他事而大意亦與一峰同江陵丁外
艱給事中陳三謨御史曾士楚上疏請留於是翰林
趙定宇用賢吳復菴中行部郎沈繼山思孝艾熙亭
穆進士鄒南臯各抗疏糾論廷杖黜謫有差嗟乎微
五君子舉朝皆無父之人矣而南臯往視四公杖畢
乃出袖中疏上之慷慨赴義尤不可及云

崇禎十一年黃道周糾楊嗣昌不守制疏臣觀古今
治績其典章法度雖受於先王誼不敢改至於事窮
理極亦時變通以盡其神惟綱常所繫爲臣教忠爲

子教孝垂萬世憲本於民彝不可易也禮三年之喪君命不過其門兵革讞凶時出戎右不施於士大夫宋時武弁如田况岳飛皆曩乞終制皇太祖以劉基宋濂帷幄之任特聽其奔喪嗣後雖有奪情終違物論嘉靖中年以北虜孔棘起楊博於宣大還翁萬達于本兵然其時楊博且禫矣又以夙厯移近雲中翁萬達以尚書降左侍郎棲遲不十日墨衣視事世宗心非之卒罷閒以去蓋自是非終喪不稱起復也張居正以不守制損其勳名是後七十年士夫守法邊

鄙亦無事天啓末年袁崇煥冒起於右屯崔呈秀靦顏於樞府身膏斧鑕貽唾西市今去幾何時而士大夫蒙面喪心營推營復嗟乎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子之臣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豸狗李定不丁繼母憂宋世共指爲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臣前三月在經筵見其吉服應召疑已終制今乃未然自嗣昌秉樞亦垂兩年矣不知其何時居喪何人推轂而顛越至此自有嗣昌而海內無行蒙垢貽旤其親者皆擲塊投杖思攘節鉞

之柄嗟乎人心之喪亦遂至此乎陛下克已省躬以禮樂忠孝治天下遇有小小災眚輒減膳撤樂素服避殿以勵羣臣所以然者陛下爲天之子也天有違行三辰不輯猶之父母溫清不寧則人子爲之引痛不櫛不沐不食不寢以候父母之平復陛下之減膳撤樂素服齋居所以教孝也又况於爲人臣者其家父母不幸委棄而儼衣冠擁輿從飛揚暗啞抗顏僚友之前此豈人理之所應有也乎今宣大督臣盧象昇父殯載途不視含殮槌心飲血以候奔喪而廷臣

動推闕遠難移之人以緩其事臣見邸抄象昇所請附述撫臣權攝其事於理可通今又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爲子者可以不父爲臣者可以不子也陛下以日月拂經星辰凌犯燿氣違和尚下詔求言引躬克治明示天下以君臣父子皆受於天禮樂政刑之所從出毫無可替而人臣以哀毀不祥之身決裂馳驟彼此相煽以玷陛下仁孝之治於天地綱紀之常是不宜使天下聞見之也天下人

材固自不乏疆場中外尚可料理即使人材甚乏疆
場甚迫當旁求中外誠信不貳心之臣而用之奈何
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蕞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治
天下之道無他不過正綱紀審法度汰濁揚清舉直
錯枉當於民心而已民心當則天心悅天心悅則陰
陽調風雨時雖有戎狄之警如豺虎逸于原田田父
乘墉而射之矣不得已相其要害竭力注之使忠臣
孝子鼓勵四方衆志可城也諸忘君親營富貴射生
刺飛者豈有毫末利於朝廷而建官以餌之耶凡人

遺其親必不利於君壞於家必無成於國語云千人
所指無病而死楊嗣昌在事可二年張綱溢地之談
款市樂天之說才智備暗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
表裏指鼻指馬說夢描風猶狼狽之獸倚肩俱走無
從施其鞭策又何益於負重乎陛下事事欲卓越不
古又以經學範圍縉紳家庭小小勃稽尚以法治之
而冒喪斃倫諸臣獨謂無禁臣雖至愚竊以爲不可
也

修撰劉同升綱常大義疏臣備員侍從待罪二年每

見皇上至孝永慕廟祀敬誠頒行孝經小學風勵天下聖人思想上同堯舜臣仰窺淵源宜弘教化竊惟中國所以爲四夷觀望賴有倫紀以爲之維也是謂大經原本大經變通其制使綸紀之立萬世勿墜是謂大權權者權乎其經未有離經而言權者也是故孝子有終身之喪而聖人制三年之禮非過於情之禮而不及於情之禮也縱有弗類必無毀制而忍於其親天性然也臣於楊嗣昌有不忍言而不容不言者敢昧死爲我皇上陳之臣官吏官也依阿腆忍以

附閣臣則媿良史上負聖明下負所學日者策試諸臣簡用嗣昌良以內外交証宵旰焦勞如人亟欲疾去雜試諸方以冀一效聖明之用心亦其苦矣都門喧傳謂嗣昌縲絏在身姓名不祥非若軍旅可以凶事行之也臣所以隱忍未發意嗣昌亦人子也良心不沒父死謂何必且哀痛惻怛上告君父辭免綸扉庶幾善承聖意曲盡輿情夫邦政之權亦非輕於揆地也辭綸扉而掌邦政亦可效於時艱也何乃循例再疏遽入辦事服緋安忍叛禮滅親垂之史冊萬世

唾罵傳之邊徼四裔竊笑以謂國家乏人如此大臣
自處如彼何以彈壓羶裘之長折服犬羊之心哉夫
人有所不忍而後能及其所忍有所不爲而後可以
有爲臣於嗣昌以其所忍覘其所爲嗣昌之心失而
智短也臣已逆知其後已何也成天下之事在乎志
勝天下之任在乎氣志敗氣餒鬼神矚之必有非恒
之災動乎四體病則爲狂魄已先奪如此其人卽欲
有所用於天下而必不能有所用於天下明矣嗣昌
清夜平旦試一捫心何以對其父鶴志氣餒敗不知

何如卽廷辨飾非盡昧本心而清夜平旦亦必痛心
疾首悔其志之短而心之失也嗟乎彼其之子自忘
其父而臣猶責之亦不足責之甚也且嗣昌自號聞
人豈其見不及此無奈伎倆已窮苟且富貴兼樞部
以重綸扉之權借綸扉爲解樞部之漸和議非他票
擬繇已將與方一藻高起潛數輩結連邊撫敷同罔
功掩敗爲勝歲糜金繪立心如此何所底極獨不畏
堯舜在上共驩誰欺而欲以袁崇煥之故智用於此
日不見皇上之處崇煥不動聲色而忽奮乾斷乎曩

是皇上切責而嗣昌不可以爲臣今又一旦忽易墨
綬而嗣昌不可以爲子若猶附和黨議緘口全軀不
惟臣以爲不可天下後世皆以臣爲不可臣不及遠
引古昔近如李賢奪情人望頓失張居正奪情身名
不終夫物未有本實先撥而傾折不隨之者也豈非
志敗氣餒已事之明證哉國家亦何賴焉當賢居正
時抗言而犯其鋒者先臣羅文毅倫鄒忠介元標是
二臣者初入班門直節報主臣生二臣之鄉志二臣
之學當言不言顏面何施且臣念及先臣應秋而不

禁哽咽沾臆也先臣起家及第五載講幄疏納忠爭
冊立講冠婚東封議起力排和戎後先忤姦輔申時
行趙志昂遂嗾羣小陷以不測皇考深憐忠直皇祖
特鑒清操得免身家之危卒至憂憤而殞伏遇皇上
登極賜謚文節臣一介書生欽蒙皇上特恩親裁進
士第一寵錫隆盛感激涕零父母髮膚竭盡思報臣
之一家皇祖所保全之一家也臣之一身皇上所生
成之一身也兢兢勵志惟恐有負知遇欲尸默充位
義之所不敢出也瀝血拜疏冒犯新參罪無所逃然

生死榮辱皆是致身之地臣亦遑恤其私也伏乞皇
上庶擇芻蕘折衷典禮勒令嗣昌終喪守制庶幾綸
扉不玷倫紀無斃

編修趙士春扶名教疏臣草茅賤儒世受國恩蒙皇
上拔置上第授臣史職二載於茲感恩自勵中夜以
思今時事多艱人情積玩外敵內寇餉匱兵單豈獨
一時諸臣才力不堪驅策哉良由功名之計愈工而
忠孝之性未至故也樞臣楊嗣昌墨綬泣事拮据罔
效荷皇上特達之知簡入綸扉使嗣昌而猶有人心

者當念代言非金革之比累朝有糾正之條聖經賢
訓昭布森嚴自應力辭新命矢報中樞乃讀其勉承
恩命一疏計較於歲月久近之間絕無有哀痛惻怛
之念遂儼然服緋到任聖人之言曰食稻衣錦于汝
安平臣于是歎嗣昌之胸無天倫目無清議而忍心
害理舛悖一至此也伏誦聖祖六諭必先父母皇上
初政首闡孝經在閭巷猶欲教以人倫豈端揆可先
容其掃棄臣又考之祖訓國初陞六部尚書正二品
以中書之事分隸之是今之尚書猶宰相也景廟之

朝于謙孝廟之朝劉大夏倚毗親切未嘗以東閣處之蓋以六卿之職展布有餘名位未嘗不足故也今卽使嗣昌而果才也可馬之堂儘堪報効何況紙上勦撫無救民生局中款賞坐傷國體業于封疆無補豈云幾務可參將來幾務爲重必反謂封疆可卸徒以梯榮之計遂其卸擔之謀旣無以責嗣昌之成功又無以作滿朝之忠孝臣所謂不如還樞臣之職以維名教者此也然臣於是更有進者仰窺我皇上軫念時艱求賢若渴不得已而破格用人奪情起復者

實由人才缺少之故然臣以爲天下未嘗無才而皆向來大臣不肯實心講求之過夫無事不講儲才有事輕言破格終身之職業未見他奇而一日之機緣已蒙倖進此豈可謂用人無弊之道哉臣謬懷管見不遑詳舉敢以一二爲皇上陳之今時事最急無過兵餉屈指中外但得數十人而天下之事集矣督撫者治兵之人也得其人以聽之本兵則鎮戎道將可次第問也布政使者理財之人也近來視爲監司常缺而不精求其選計無誤於此誠得其人以聽之可

農則屯鹽鼓鑄可覈實舉也凡此數十人者其始莫若責之大寮之保舉而又非泛然舉之也宜倣古周官六計分其科目而辨論之如所謂廉而敏者理財之選明而決者治兵之選是也得其人而衆皆曰賢付之中外職掌可也得其人而不敢遽信其人則但置之班行時賜接見敷奏明試深觀而熟察之常使所儲之才多於所供之職又安用此縷經之夫宜勞王事於是明著令甲永禁奪情綱常名教昭然白日豈非大聖人立法超出尋常萬萬哉臣所謂亟應講

儲才之法以禁奪情者此也臣新進孤立何敢輕瀆宸聽惟是結髮受書臣父隆美嘗教以臣祖先臣用賢當神祖初年輔臣張居正蔑倫起復臣祖慷慨建言爲鄒元標諸臣之倡幾斃杖下腊其敗肉以示子孫臣愚陋敢背家學而忘先訓如今者坐視樞臣蒙面入直綱常掃地而囁嚅不言是上負堯舜之主而下忝所生矣有臣如此又安用之冒昧愚忱罪無可逭伏乞聖明垂照焉

南道御史成勇倫常萬古爲重疏臣竊惟天地所以

不毀者人爲之維也人類所以不絕者禮爲之維也
故記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聖
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知所以自別爲禽獸者禮而
已矣禮莫大于倫倫莫大于君親未有不知有君親
而可以齒於人類者也今夫繩樞甕牖之子匹夫徒
步之人有人焉指之爲無君無親則怫然作色何也
恐不可齒於人類也况儼然泰國之軸四方是維天
子是毗者而肯認其名乎臣謂欲避其名當無其實
苟實之有而名是避又從而箝人之口廟堂卽不議

之草野得而議之薦紳卽不議之庶人得而議之當
時卽不議之後世得而議之白簡之糾彈可箝青史
之斧鉞可箝乎臣始謂輔臣楊嗣昌不知有君親之
人也固不敢以忠孝責之今嗣昌疏中有仁不遺親
義不後君之語反覆辨論無非避不忠不孝之名是
嗣昌猶知有君親也猶可以忠孝之言告臣不敢勤
襲他人之說但就嗣昌之疏以詰問嗣昌可乎嗣昌
謂古之君臣列國之君臣可得而避今之君臣一統
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于古

不可行于今也不知嗣昌所引者何古所指何臣所據者何代之經所遵者何國之典豈非聖諭所謂另一邪說者唐虞三代未聞有奪情起復之事固勿論漢唐宋皆一統也有宋去今未遠卽以宋言之遵禮經而不起復者富弼劉珙也循故事而起復者陳宜中賈似道也嗣昌將以富弼劉珙爲忠乎抑以宜中似道爲忠乎嗣昌雖巧文辨慧必不敢以富弼劉珙爲非而以宜中似道爲是宜中似道固無所逃于天地先得嗣昌之所同然矣不知富弼劉珙當時安所

逃乎信如嗣昌之言是天下凡爲臣者皆不當終三年之喪終則爲後君爲不臣先聖之詩書可焚先王之典禮可廢不舉人類化而爲禽獸不止也留一嗣昌而生天下不臣不子之心何如去一嗣昌而樹萬世爲臣爲子之鵠嗣昌之妄爲附會而不讓謬爲飾說而不辭者豈自以一身之去留係社稷之安危而爲天下所無乎將嗣昌之學術天下無耶嗣昌之經濟天下無耶嗣昌之品望天下無耶忠孝之旨不明無問其學術矣秉樞兩年一籌莫展邊警頻告流氛

皇朝通志卷四十一

披猖無問其經濟矣清議不畏名教不畏經典之詞
不畏萬世之公是公非不畏無問其品望矣嗟嗟嗣
昌去則所全者亦大既盡子道亦完臣節不去則所
失者亦大既爲今日之賊子而敢於排羣議必作他
日之亂臣而敢於變舊章最可異者嗣昌既不知有
親矣又執猶子之義事程國祥三十年者何也豈非
爲其父之同籍乎讓行讓坐何此時猶知有親欲廢
朝廷之禮以伸其私情也政孟子所謂不能二年之
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者此臣之

所大惑也臣極知言一出而禍隨而不忍嘿嘿者臣
蒙皇上特恩改置言路是以言責臣也君有責于其
臣臣有死于其言事關綱常倫理者不言更有可言
者乎此臣寧冒犯天威以明受祿不誣之誼不敢承
順意旨以長指鹿爲馬之奸臣不識忌諱出語戇直
鼎鑊斧鑕臣所願甘伏惟皇上鑒其狂瞽
武陵聞喪不奔衣紼到內閣大學士任六垣例有公
揖比出遂具公䟽糾之及黃宮詹之䟽上卽召對宮
詹言奪情之事在兵部猶可在內閣則不可在一人

猶可又引一不奔喪之陳新甲則不可上雖責其過激未始不心折之武陵乃募人糾之降六級調外劉趙二太史俱褫職成寶慈侍御逮至今拷問主使後以清獄遣戍南樞范質公先生亦以疏救宮詹閒住一時仰諸君子如山斗焉然國之元氣自此斬矣呂坤三年之喪解或問三年之喪不三十六個月止于二十五月而畢何也曰喪者親始死之日也十三月再見親死之日也謂之小祥尚在吉凶之界二十五月三見親死之日也謂之大祥言祥莫大乎是始

葬凶而從吉矣是月也有餘哀焉心怛怛而不忍情戀戀以增悲又一月而為中月乃行禫祭禫者澹澹然平安矣作樂歡笑如他日然飲酒食肉如眾人然蓋自二十五月已屬餘哀二十六月已無餘哀先王制禮雖聖人不敢過也近世迂儒有執喪三十六個月者是不明喪之一字也或問不計閏何也曰計閏則短一月不見三年之喪矣假如二月十五日親喪必待又明年二月十五日始經三見親喪之日若計閏則正月十五日為二十五月矣是短一月不見親

喪之第三日也故不計閏非謂以厚爲道也近世俗
吏有親死于閏二月十五日不補前月爲計閏二十
五月之後值閏二月十五日以不服後月爲計閏者
皆送問治罪是不明不計閏之旨也有二十七個月
外責餘哀三個月餘哀之中起文赴部者亦送問治
罪是不明二十五月而畢之說也總之三年之喪寔
服二年故曰再期而大祥嗟夫古三年之服曰居喪
曰宅憂不御酒肉不治生業廢祭祀謝交游詩書不
事學問不談不見齒不入室寢苦枕塊禮壞樂崩故

七百二十日不爲不久後世爲素冠白衣在身而已
百不異常可謂居喪乎可謂宅憂乎雖緣終身可
也

顧起元期功之喪論喪禮之不講甚矣前輩士大夫
如張憲副祥有期之喪猶若齊衰見客其後或有期
功服者鮮衣盛飾無異平時世俗安之恬不爲怪閒
有守禮者恐矯俗猶不敢行也昔晉人放曠禮法之
外爲儒者所詬乃其時陳壽居喪病使婢丸藥坐廢
不仕謝安石期功不廢絲竹人猶非之視今日當何

如哉余謂士大夫在官有公制固所不論至里居遭喪卽功亦宜示稍與常異如非公事謁有司不變服不赴筵會卽赴亦不聽聲樂不躬行賀慶禮不先謁賓客庶古禮猶幾存什一于千百也

戒奢

萬厯中禮部尙書沈鯉疏近該吏科給事中楊文舉具奏奉聖旨近來習尙踰侈冠服詭異著都察院出榜禁約還著緝事衙門並五城御史不時訪拿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明旨森然固宜朝令夕改月異而日

不同矣乃數日以來察諸衢肆驗諸士民綺衣華履之輩尚爾優游鏤金刻玉之工居然布列此非法禁之不嚴亦由禮教之不明耳蓋帝王之所以整齊天下者不過禮刑二端顧刑惟治之于已然之後而禮則防之于未然之前故聖王不遽用刑而必有禮以先之所以納民于軌物止惡于微眇使之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我國家稽古立法品式具備如大明會典諸書備載官民服色冠帶房舍鞍馬等項貴賤各有品制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者嚴矣奈緣風會久而

易流人心習而多玩兼之方冊所載中布不常典制
諸書市肆罕嚮士生斯世尙有懵然不知者而况魚
魚之氓乎有財者以爲吾力所能爲有位者以爲吾
勢所得用好異者以矜其奇詭之習射利者以窮其
心思之巧憲典雖在而尊信罔聞則有由矣及今若
不稍爲申飭而概以法令繩之恐無知抵禁所傷必
多非聖天子前禮後刑之意也臣等忝居禮官敬循
職掌仰遵大明律令洪武禮制諸書及累朝事例參
酌互考摘其緊關日用者數條卽以今之違式越制

如聖諭所云侈靡詭異之類者附列其下上塵睿覽
伏望聖明采納勅下本部刊刻榜文張掛都邑勒成
書冊傳布天下然後責成巡城御史省直撫按嚴加
緝訪俟令下半年或文到一月之後敢有仍前僭違
卽係明知故犯定行依律問罪財物入官若工匠技
藝造作淫巧織縷違禁者從重究遣務在著是舉行
不得虛應故事夫先有禮以防之而後有刑以驅之
庶乎陷溺之人心或可挽奢靡之風俗或可移不至
令之不從而禁之不止矣抑臣等又伏思之物之相

效之謂風民之從好捷于令頃者我皇上一御布袍而百辟景從萬姓歡呼轉移之效亦可睹已至于輦轂之下勛戚貴近勢家大族亦衆庶之所觀倣而法行之所自始者伏望特布綸音更爲申飭俾其贊一人以崇儉德先庶民而會皇極則都邑之中轉相視效寔成習俗當自有不令而從不禁而止者而海內亦喁喁向風矣臣等無任惓惓懇禱之至謹題請旨崇禎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內閣揭帖適奉御批禁奢靡止宴樂前已與先生每面諭還宜擬旨通飭朕于

久至正日壽節端陽中秋及諸大典禮陞殿行禮方許作樂其餘皆免朕浣衣減膳已有諭旨今用錫木磁器以示儉約其金銀各器係關典禮者留用餘貯庫以備賞賚內外文武諸臣俱宜省約專力辦賊太平之日照舊先生每再將先年舊旨參看議安來行欽此臣等叩頭恭誦不勝讚服竊見近日風尚之奢日甚一日其僭幾至于無等其費總出于民間巖諭累頒積習未變真可痛恨皇上諄諄戒飭且特以身先之至于典禮慶賀之外暫撤宮懸衣服澣濯之餘

仍裁玉膳器用錫木居然飽尊土簋之風庫貯金刀
預爲行賞酬功之用恭惟聖祖時亦曾取法木輅示
訓露臺洗表袱而得金緝片毯以爲被蓋深得古帝
王菲食卑服之意而在今日則裕民足國節儉爲先
勦寇滅敵憂勤尤急誠可以遠光祖德下悚官方矣
至宴樂一事尤爲妨廢職業而京城首善倍宜力行
禁止并服舍器用輿蓋等項典制甚嚴尙多侈肆皆
不可不痛加裁抑者誠辨上下定民志一大端不獨
省財節費而已

天順時禮部尙書胡濙省冗費議欽天監曆日五十
萬九千七百餘本省爲十一萬九千五百餘本太醫
院藥材九萬八千一百餘斤省爲五萬五千四百餘
斤光祿寺糖蜜果品減舊數二之二其添造腌臘鷄
鵝猪羊二萬七千隻子鵝二千隻酥油四千斤盡行
革罷厨役六千四百餘名揀選老疾者悉皆放回湖
廣江西等處薦新茶芽七千五百餘斤省爲四千斤
上允之風俗儉樸必自朝廷始此端本之道也
劉玉懲奢說一飯百金一衣千金一居萬金上之風

之下之從之俗焉有不靡乎犬馬穀食奴隸肉食倡
優玉食食焉有不匱乎庖者海陸織者文穀匠者篆
刻用焉有不費乎緇黃不炊而食游惰不耕而食商
賈不儲而食工以藝兵以力士以志公卿大夫以能
大率農一而供十人天下焉有不窮乎嫁者累車塋
者殫家貧富相企而日有加愚不肖相傾而日蹈于
邪習焉有不陋乎嗚呼弊也甚矣上之人必躬節儉
而後民風可移嚴制度而後民志可定去奇表禁淫
汰而後民用可足省未作驅遊民而後民力可完民

力完民用足民志定民風移而後禮樂興刑罰措禮
樂興刑罰措而後萬物阜天下安

潘墳前輩風範紀墳為諸生時將郡博吳先生命往

見鄉先憲副行素韋公斌字先見其二子元學通刺

公出面西南墳拜致郡博之意公唯唯覆數語而入

命其子延坐啜以茶墳他日為給事中歸謁行太僕

貫初顧公達字存道公時年七十有六聞墳至衣冠扶杖

出墳再拜問起居公引之上坐三讓墳遜避至再曰

老先生有三可尊何不虛此坐以勸後進使知長少

之序公瞿然以杖戳地曰老夫今日乃得聞此語坐
吾不敢復讓冀日之清江浦見河陰令雙槐張公素字
元卿乃先謁倉曹同年戴君冠字倉曹曰子往見雙槐
先生乎幸爲冠先容晨往值公盟櫛侍于次而倉
曹至公乃出衣冠甚古與倉曹脩禮既轉而南向墳
拜公立受扶而起墳則再拜公嘖嘖有勸勉語倉曹
退墳復侍坐頃之奚奴拂几案出榖簞各二器酒三
行飯二盂禮甚簡及墳避喧湖西公時八十七壽不
遠三十里駕小舟過訪言笑竟日飯則飯飲則飲薄

暮始歸暇日數貽以詩自署雙槐老素其風味意態
近世所未有也夫三公皆鄉先生杜門肥遯同一高
致行素未嘗與人輕接貫初雙槐尤索居離羣意更
蕭散見行素則少長截然凜若師傅見貫初遲十五
年已煩遜避增感慨其時可知矣見雙槐則超出流
俗偃然以前輩自居以子弟最後進夫三公之行不
同同一持風範勵風節若行素之嚴而正貫初之通
而介雙槐之簡易而直皆可敬而仰者也非某之所
能及也或曰見行素墳少也賤是不然使公居今日

接見少年輩能復如前日否耶

拜禮

劉三吾禮儀定式序言拜禮先稽首四拜後叩首一拜爲見君上之禮拜止于四爲見東宮各親王禮見父母同四拜禮見親戚官長止二拜禮

古人作揖口中唱之故謂之唱喏至今而廢當時謂之啞揖

呂坤南禮辯國朝尙左天下皆尙左或曰南人尙右非也南人並行偶坐何嘗尙右哉惟是作揖一事讓

人于右居巳于左曰行南禮南人亦不自察其所從來耳蓋宗廟朝廷之禮尊南面者也非以尊我也南面之東爲左西爲右今文武之立班是巳及其轉身而拜亦東爲左西爲右何嘗不左重哉自北面者視之則東爲右西爲左不知尊有所在蓋論南面者之左右非論北面者之左右所拜在南面之人非右班拜左班之人也至于賓入主人之門非朝非廟無南面可尊主人讓賓自以東爲左安得以無所尊之客位而行有所尊之揖拜哉且非阼階西階古人設兩

階之初意也居巳于左而居客于右南禮之誤也無
疑矣若曰南禮尙右則不差揖拜則差行坐二者必
居一非矣或曰古人尙右今人尙左孰是曰古人是
天道自中極而左旋起向右也地道自西北而東南
高在右也神道坐西東向尊在右也人道右手用事
權在右故行步右足先發而左足次之起拜左足先
屈而右足先伸八卦之位乾在右古今簡冊之序往
爲右古人重右因其自然順其當然也今人重左高
者抑之下者舉之也論理勢則重右是耳

呂坤婦人拜辯拜屈也折節以示屈不敢直躬之謂
也男子以伏興爲拜婦人以屈膝爲拜斷斷乎無兩
說矣考之古禮男子再拜婦人四拜謂之夾拜蓋男
子鞠躬婦人立屈膝男子拜婦人又立屈膝男子再
鞠躬拜婦人又兩立屈膝是謂丈夫兩拜婦人四拜
也今制太子與妃初見帝后太子四起拜妃八立拜
惟是致詞妃亦同跪其興也太子俯伏皇太后皇后
慶節命婦朝賀先立四拜引班首至殿上內贊跪外
贊皆跪丹墀諸命婦皆跪致詞稱賀畢不贊俯伏直

贊興復位立四拜而禮畢今南方扮戲子婦上父母
壽子俯伏婦人雖跪而不俯伏猶有古人之遺意焉
蓋婦人興伏爲拜起于武后臨朝衮冕郊天俯伏拜
興而行天子之禮後世用之今士大夫庶人親迎夫
婦拜天地拜舅姑尙有婦人同夫拜興拜興之事而
邱瓊山家禮儀節父母醮女尙有拜興之文皆謬也
故珠冠之制俯首不得爲不俯伏無墜髻落冠之憂
故不嫌于重耳每問中常侍宮人見后妃當以何爲
禮曰宮人遇后妃則叩首而行遇朝賀亦只立拜相

沿謂叩頭爲小禮立拜爲大禮耳春秋傳云三肅使
者蓋婦人以立拜爲肅拜故周禮九拜之法有肅拜
註曰婦人之拜也近世婦人簡書加一端字則非古
矣又曰歛衽萬福則不經矣婦人喪禮亦有稽顙之
文蓋叩頭之及地者余非謂婦不叩頭但伏興爲拜
則不可耳且拜無奇數或再或四或八或十二其奠
獻跪而俯伏非拜也故贊者不列于拜數今臣子謝
恩禮稱五拜三叩頭載在會典禮臣殊失本意矣蓋
四拜四叩頭耳四拜畢不贊拜何以叩頭其實第五

拜爲一叩再加三爲四叩耳或曰拜爲兩手齊下惟男子爲然曰非也婦人立拜不兩手齊下乎今鄉俗以立拜爲輕以叩頭爲重故婢妾見主人不敢立拜正是叩頭則知叩頭固重立拜非輕也簡而便故輕之耳

肩輿

宋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用轎如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疾朝廷特賜猶力辭南渡後則通行轎矣明初雖公侯不得乘轎兼不設

馬發文職四品京堂開棍乘馬用發五品光祿太僕寺丞翰林院五品六品官宮坊官亦用發其餘皆用交床按唐制步輿之制三品以上及刺史有疾暫乘不得舍驛宰相三公師保令僕諸司長官及致仕官疾病許乘檐如漢魏載輿宋政和七年詔非品官之家不許乘煖轎武臣任主兵差遣緣邊安撫官走馬承受並不得乘轎

萬厯中四品官以下俱用兩人肩輿稍顯者或用四人帷轎然置棍于後示不敢也後至魏忠賢執政以

御史林一翥從輿上責內使遂嚴禁焉至崇禎初給事傅櫬以請上不允御史郁成治遂請白御史驄馬之外餘不能雇馬者用竹小兜上以其欺誥責謫之薦新芽茶

汪應軫疏節該禮部題爲前事奉欽依這芽茶解納供應都只照舊例行不必紛更此誠陛下愛恤民財之盛心憲章舊制之美意臣下所當順奉而遵守者也但照舊之旨二說可通彼此意見各有所執禮部則以爲解納自有原額如六安茶芽三百斤正數之

外不可加者此其舊例也光祿寺則以爲供應有常規如歲用六安茶約餘四百七斤故三百斤正數不得不加者此亦舊例也照解納之舊則不足供應照供應之舊則有傷解納若不申明終無定守臣等各該巡視監收思得惟正之供固不可擅增備獻之物尤不可暫缺六安茶芽歲額三百斤此多取毫釐卽爲因公科歛雖該部審據解吏聞報三百袋袋多四兩有餘亦非勘合正數且無批文查銷以後或輕或重焉知誰公誰私不若通融議處立爲定規每歲六

安茶止收三百斤正數其耗餘加增一槩不許濫取
本寺供應取足薦新并日進月進御用之數至于醬
房所進內閣所用盡其所有不足則于常州府等處
芽茶擇以供給蓋茶取于細其味畧同何必拘執以
致煩難部寺前後所論正欲出人有經如此裁省庶
有司可守原額以照解納數該署可因便宜以照供
應之舊而不必紛更矣見解納六安州并常州府等
處芽茶正數之外尚有多餘之數欲給領回則有盤
費之勞欲令變賣則有侵欺之弊况既名上供難以

退出原有封袋難以折除合無收貯該署作正公用
或准下年該解之數今後各處芽茶俱照原額解納
每斤裝成一袋每袋贏餘二兩以補絹袋紙包之數
永爲遵守一體通行

外藩

嘉靖十三年禮部題使臣出入疏據提督會同館主
事張鏊呈據朝鮮國使臣蘇洗讓等呈前事竊照本
國粗識禮義至誠事大朝廷待遇有同內服凡本國
使臣到京自行出入不見防範迺至于今敬謹彌篤

別無違異近年以來始加拘禁鎖閉館門遇有真奉
公幹只許通事一二員刻期出入著令館夫帶牌管
押有礙舊式查得成化六年二月間本國陪臣權成
等赴京時分禮部發到榜文該奉聖旨會同館安歇
一應朝貢四夷使客出入舊有禁例今後不許無故
往來街市該衙門知道欽此本月十一日武都督到
會同館宣諭聖旨因通行禁鎖將朝鮮使臣并禁令
後依舊出入即令撤去榜文又該弘治十三年五月
間有會同館安歇女直早哈殺死一般夷人兵部奉

聖旨備由出榜曉諭朝貢夷人著令在館不許出入
并本國一體防禁禮部主事劉綱陳言奏本查得先
該本部見行事例朝鮮素守禮義敬事朝廷比與他
夷不同進貢人員事例出入原無防禁近該兵部等
衙門會議禁約將前項事例一槩革去以致提督官
員嚴加拘禁不得出入合無仍照前項舊例朝鮮人
員令其自行貨賣深為便益奉聖旨是欽此本國使
臣出入自由無有防禁在嘉靖初年主客孫郎中無
緣拘禁不許出入至嘉靖四年八月內有陪臣鄭允

謙等前赴京師將前項節奉欽依事理告要照舊自行出入蒙部准告查照舊例許令自行出入已經本館移文知會去後有提督陳主事執已不遵迫東愈嚴久莫申省貽此因循遠人慕義之望殊用缺然所以區區陳瀆不能自默者豈是意在買賣以圖復舊哉其拘閉與否亦非有他虧益祇以一視之仁罔有內外使之觀游無間光瞻禮儀考質文物薰爇遷化大有開益此實敦懷柔之至德獎事大之蓋誠俾我遐服永荷寵靈綿歷萬世與之匹休爾在先本國使

臣人等入貢到京常飭下人務令循度猶恐或有非違十分畏謹卽自禁制嚴密比前尤甚在館防閑有似囚繫非惟有違舊行之規恐非累朝優待之意伏乞照依舊例許自出入以示聖朝優容之典不勝幸甚等因查得朝鮮國使臣素守禮義節年慶賀到京本部查照舊例待遇以禮於國子監等處聽令謁拜於一應貨賣聽其自便近年以來止因遠方夷使跟隨人役多生事端該管官員始行一槩約束加嚴而使臣頗嫻禮義委與他處夷使不同朝廷自來待遇

以禮出入不防具有舊例所據蘇洗讓等具呈前事相應議處其呈稱欲觀游無間光瞻禮儀考質文物薰炙遷化固見其仰慕上國之誠但遠人言服既殊易羅國禁亦須曲爲之處合候命下每五日一次許令該國正使及書狀官人等出館于附近市衢觀游本部仍劄付空閑通事一員陪侍出入以示禮待防衛之意其隨從人仍行照前拘禁不許擅自出入庶幾不拂遠人之情不廢上國之法矣

禮部尚書夏言進使琉球錄疏祠祭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禮科抄出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陳侃等題切念臣等奉命往琉球國封王行禮既畢因待風坐三閱月而後行無所事事因得訪其山川風俗人物起居之詳杜撰數言遂成一錄錄之意大略有二臣等初被命時禮部查封琉球國舊案因曾遭回祿之變燒燬無存其頒賜儀物等項請查于內府各監局而後明福建布政司亦已年久卷案爲風雨毀傷其造船并過海事宜皆訪于耆民之家得之至于交際禮儀無從詢問特令人至前使臣家詢其所以

亦各彫喪而不知後海道往來皆賴夷人為之用其
禮儀曲折臣等臨事斟酌期於不辱而已因恐後之
奉使者亦如今日故著為此錄使之有徵又嘗念國
家大一統之治必有信史以載內外之事如大明一
統志者中載琉球之事所云落際者水移下不回也
舟漂落百無一回臣等嘗懼乎此逕過不過是險自
以為大幸至其國而詢之皆不知有其水則是無落
際可知矣又云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為佳臣等
嘗疑於此意其國王兇悍而不可與言也至王宮時

遍觀壁下亦皆累石國王循循雅飭若儒生然在彼
數月雖國人亦不見其相殺又何嘗以髑髏為佳哉
是志之所載者皆訛也不特志書為然杜氏通典集
事淵海羸蟲錄星槎勝覽等書凡載琉球事者詢之
百無一實若此者何也蓋琉球不習漢字原無志書
華人未嘗親至其地胡自而得其真也以訛傳訛遂
以為志何以信今而傳後故集羣書而訂正之兼以
夷語夷字并附於後實不足以上塵睿覽但念海外
之事知之者寡一得之愚或可以備史館之採擇伏

惟陛下恕其狂僭下之禮部詳議施行等因奉聖旨
禮部看了來說看得琉球國遠在海濱華人鮮至其
地是故國俗土風知之者寡今按一統志等書所記
事本傳聞殊載未盡者據給事中陳侃等親歷其地
目擊其事山川風俗之殊往來聞見悉出實錄因採
輯事跡撰述成書既以正載籍之所未盡且俾後之
奉使者有所考見足見各官留心使職誠可嘉尚似
應俯從所請合無候命下之日本部將所進使琉球
錄付之史館以備他日史館採集

崇禎五年十月朝鮮國王李倅禮重繼序疏臣祖昭
敬王諸子中長曰臨海君肆廢疾不得立歿且無嗣
次日光海君璵是爲廢人次曰定遠君瑋卽臣之父
也光海父子旣以罪廢則宗祀之托合歸臣父而不
幸先逝臣以昭敬王長孫承昭敬王之命入紹祖
統而請於朝廷得完封典感戴皇恩銘骨難忘顧惟
臣旣受命皇上忝有王號則所生父母合有應行典
禮而緣疆場多事未卽據例奏請稱謂有缺殊稱不
加人子至情豈敢一日自安臣竊考古禮旁支入繼

謂之爲人後以孫繼祖謂之爲祖後爲人後則重在人後故不敢顧其私孫爲祖後則父雖早卒而得列於正統之序此乃生人之大倫天地之常經也凡人有祖然後有父有父然後有孫如曰受國於祖而不禱其禩以祖當禩則名實各異倫序不明何以爲國謹查成化十一年臣先祖康靖主以其本生考懷簡王爲世子早卒遣陪臣金磧具奏請封憲宗皇帝嘉其誠孝降勅褒美頒賜誥命東土之人至今榮之况臣有所後祖而無所後父尊父承祖乃所以尊其祖

也名正而言順事當而理正情理俱伸恩義兩全專在此矣臣叨守藩服效蔑涓埃而又望推恩之典臣之愧懼於此實多而仰恃天地父母之仁輒敢專差煩籲伏乞聖明命下該部通查舊例參考禮典寵賜爵諡臣母具氏並賜誥命以廣孝思以序天倫茲實皇朝之寵典而小邦臣民之至幸也

附高麗統系

嘉靖八年朝鮮國陪臣吏曹參判柳溥等呈言本國祖考不係李仁任之後而皇明祖訓及大明會典所

載俱屬仁任已於永樂及正德間奏請改正俱蒙俞
允迄今尚未行今幸重修會典乞爲改正禮部以請
上許之詔開送史館纂輯據所陳建國始末言且初
名成桂其先本國全州人二十八世祖翰仕新羅爲
司空羅亡翰六世孫兢休入高麗十三世孫安社仕
元爲南京五千戶所達魯花赤世襲其職元季兵興
安社曾孫與男成桂避地東遷至元辛丑當高麗恭
愍王之十年有紅巾賊二十萬衆入境成桂領兵勦
賊有功授武班職事恭愍無嗣陰畜寵臣辛旽之子

禍爲己子晚多躁暴爲嬖臣洪倫等所弑權臣李仁
任車裂倫等於市立禍爲嗣其子昌爲世子禍於六
年擢成桂爲門下侍中禍遣將犯遼東成桂爲副將
行至鴨綠江與諸將議不宜得罪於上國禍懼遜位
於昌以洪武二十二年宣諭以僞姓見黜而復王氏
之裔定昌君瑤主國事仁任罪竄於外旣王瑤又不
義國人憤怨乃共廢瑤推立成桂成桂請命於高皇
帝乃命成桂爲王國號朝鮮改名且云云
考其國史當元盛時其元孝王者已遷居江華島元

無如之何但責其不登陸而已竟臣服於元而終不
登陸至其子順孝王親迎王王以元服同輦入國觀
者駭愕時從行宗宰不開刺王責之至其子忠烈王
則宰相至下僚無不開刺唯禁內學館不刺左承旨
朴桓呼執事官諭之於是學生皆刺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四十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四十一

北平孫承澤著

禮部三

貢院

貢院在城東南隅元禮部舊基也永樂乙未改爲貢院制
甚偏隘嘉靖中議改創西北隙地又有言東方人文所會
宜因其趾而充拓之卒未果至萬曆二年始命工部重建
因故趾拓旁近地益之徑廣百六十丈外爲崇墉施棘徼
道前入左右中各樹方名左曰虞門右曰周俊中曰天下

文明坊內重門二左右各有廳以備譏察次曰龍門踰龍門直甬道爲明遠樓四隅各有樓相望以爲瞭望東西號舍七十區區七十間易舊制板屋以瓦甍可以避風雨防火燭北中爲至公堂堂七楹其東爲監試廳又東爲彌封受卷供給三所其西爲對讀謄錄二所又後爲燕喜堂三楹東西室凡十六楹諸書吏工匠居之其後爲會經堂堂東西經房相屬凡二十有三楹同考者居之

元大都會試仁宗始于皇慶四年二月當日詔曰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與其賢者能者充賦有

司明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初試論賦後以經學爲主至于充賦之說始于漢漢辟公孫弘以充賦

李世弼金登科記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子史子史之是非取證于六經六經之折中必本諸道也者通治之路天下之理具焉二帝三王所傳是已三代而上道見于事業而不在于文章三代而下道寓于文章而不純于事業故鄉舉里選取人之事業也射策較藝取人之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取士六朝

以薦舉得人莫不稽舉于經傳子史焉隋台南北始
有科舉自是盛于唐增于宋迄于金又合遼宋之法
而潤色之卒不以六藝爲致治之成法進士之目名
以鄉貢進士者本周之鄉舉之遺意也試之以賦義
策論者本漢射策之遺法也金天會改元始設科舉
有詞賦有經義有同進士有同三傳有同學究凡五
等詞賦于東西兩京或蔚朔平顯等州或涼庭試試
期不限定月日試處亦不限定府州詞賦之初以經
傳子史內出題次又令逐年改一經亦許注內出題

以書詩易禮春秋爲次蓋循遼舊也至天眷三年析
津府試道及海陵天德三年親試于兩京貞元二年
遷都于燕自後止試于析津府收遼宋之後正隆二
年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明昌二年改令五經子
史內出題仍與本傳此詞賦之大略也經義之初詔
試真定府所放號七十二賢榜迨及蔚州析津令易
書禮春秋專治一經內出題蓋循宋舊也天德三年
罷此經義之大略也天眷三年令大河已南別開舉
場謂之南選貞元二年遷都于燕遂合南北通試于

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次開闢立定程限月日更
不擇日以定爲例府試初分六路次九路後十路此
限定月日分格也天德二年詔舉人鄉府省御四試
中第明昌三年罷去御試止三試中第府試五人取
一名合試依大定開例不過五百人後以舉人漸多
會試四人取一名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御試取奏
旨此限定場數人數格也自天眷二年析津放第于
廣陽門西一僧寺門上唱名至遷都後命宣陽門上
唱名後爲定例此唱名之格也明昌初五舉終場人

直赴御試不中者別作恩榜賜同進士出身會元御
試不中者令榜末安插府元被黜者許來舉直赴部
初貞佑三年終場人年五十以上者便行該恩此該
恩之格也大定三年孟宗獻四元登第特授奉直大
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餘皆從仕郎後不得爲例
明昌閒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狀元授一十
一官第三人授九官餘皆授三官此授官之法也進
士第一任丞簿軍防判第二任縣令此除受之格也
近披閱金國登科顯官陞相位及各卿士大夫閒見

迭出代不乏人所以翼贊百年如大定明昌五十餘載朝野閑暇時和歲豐則輔相佐佑所益居多科舉亦無資于國家矣是知科舉豈徒習其言說誦其句讀摛章繪句而已哉篆刻雕蟲而已哉固將率性脩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則安富尊榮下則孝悌忠信而建萬世之長策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國家所以籍古重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重科舉者以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庚子歲季秋朔日東原李世弼序

明初以六科取士經明行脩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以次而降至洪武十七年始定鄉試在子卯午酉年秋八月會試在辰丑未戌年春二月初制五經義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限三百字以上論亦如之策惟務直述不尙文藻限一千字以上其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如有經明行脩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許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

明制主試官初時不拘現任家居洪武中取元逸老沈夢麟滕克恭典試事竣不願授官放還又如正統丙辰進士陶希文以親老耳病告歸至天順乙卯成化辛卯浙江河南聘典鄉試皇甫錄明紀略曰楊少師以服闋主浙江鄉試王陽明為刑部主事病痊北上為山東聘主鄉試至于各省典試分遣京官始于萬曆乙酉非舊制也

明制會試或待詔或典籍或編脩紀善不論官甚有兩京主試官尊于會試者宣德癸丑始命少保黃淮與少詹事王直主之淮又久致仕以謝恩至京至弘治庚戌命大學士徐溥已未命大學士李東陽然未用貳相者自天啓壬戌始有何宗彥朱國祚後皆因之

會試主考舊用翰林出身者如丁丑張至發以刑部侍郎入閣庚辰薛國觀蔡國用皆以外官入閣者至同考十二人內編脩魯元寵胡守恒劉正宗梁北陽李景濂薛所蘊皆由知推選授

初會試同考官從禮部推選翰林院官京官教官皆

得爲之至景泰中禮部尙書胡濙言翰林院及春坊以文藝爲職業宜專其事京官由科第有學行者宜兼取以充教官不得充請著爲令自是教官無得分考會試者矣

永樂十六年始定宮坊官主兩京試舊例各省及順天主考不賜宴獨南畿二主考辭朝賜宴于闕東松林相傳云洪武舊制也

舉子所作之文曰墨卷主司改寫刻錄曰程文陸游與王樵秀才書曰間偶見程文一二可愛者往往遭

塗抹訾詆令人氣湧如山則知前無墨卷之說概曰程文耳

萬曆乙酉有創爲程文不得全用已作須存舉子本質潤色之後乙丑會試二主司憚于自作遂欲三場俱用墨卷丁卯鄉試因之頗取譏嘲

禮部侍郎夏言當嘉靖壬戌會試條陳科場事宜內一欸應試之士于風簷寸晷之中欲實錄其文可爲程式者蓋絕無閒有所以試錄文字多出主司之手而兩京會試皆館閣儒臣所爲足爲海內矜式近令

錄士子本文不必考官自作所以各省試錄文理紕繆體裁龐雜今次會試若士子之文縱有可錄仍令考官重加裁正以示模範

天順間浙江温州府永嘉縣教諭雍懋言朝廷每三年開科取士考官出題多摘裂章綴舉人作文亦少純寔典雅比者浙江鄉試春秋摘一十六股配作一題頭緒太多及所鑲程文乃太簡畧而不純寔且春秋為經屬詞比事變例無窮考官出題往往棄經任傳甚至參以己意名雖搭題寔則射覆遂使素抱實

學者一時認題與考官相左卽被斥出乞勅自後考官出題舉子作文一惟明文是遵有不悛者罪之英宗善其言命禮部議行

嘉靖時御史聞人銓言今時文體詭異已極乞申飭天下力崇古朴其要在先責督學憲臣次責場屋考校等官世宗報曰自後遇鄉試禮部必磨勘試錄與各生公據有仍前離經叛道詭辭邪說者則治監臨考校官之罪黜其中式者為民

鄉試解額洪武三年定省直名數應天八十八山東

山西陝西北平浙江福建湖廣江西皆四十人廣東
廣西各二十五人若人才多處或不及者不拘額數
洪武十七年三月令舉人不拘額數從寔充貢洪熙
元年定取士額南京國子監并南直隸共八十名北
國子監并北直隸共五十名江西五十名浙江福建
各四十五名湖廣廣東各四十名河南四川各三十
五名陝西山西各三十名廣西二十名雲南交趾各
十名貴州願仕者就試湖廣宣德二年令貴州就試
雲南宣德四年令雲南鄉試增五名宣德七年令順

天取八十名正統二年令開科不拘額數正統五年
復定取士額順天府仍八十名應天府一百名浙江
福建皆六十名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廣東各五十名
湖廣五十五名山東四十名廣西三十名雲南二十
名正統六年順天鄉試增二十名景泰元年開科不
拘額數景泰四年復定取士額南北直隸各增三十
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增三十名廣
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名雲南增十名
成化三年雲南復增十名成化十年雲南復增五名

弘治七年雲貴解額共增五名嘉靖十六年令雲貴分科試士雲南四十名貴州二十五名嘉靖十九年湖廣鄉試增五名嘉靖二十五年貴州鄉試增五名隆慶五年兩京各增十五名以恩貢集太學者衆也萬曆元年雲南增五名萬曆二十二年順天增二十名亦以選貢集太學也萬曆四十三年概增天下解額天啟元年順天增二十名應天增十名以登極及恩貢集太學也其餘各省增三名是年山西中宗生二名江西一名河南一名陝西一名山東中四民學

二名遼生一名皆不在額內

會試額數洪永多至四百七十餘人少則三十人宣宗定省直試額百南士十六北士十四正統七年加爲一百五十人景泰五年三百五十人弘治十五年加至四百人嘉靖隆慶以首科皆四百人萬曆二年張文忠居正題定三百人至後如萬曆癸丑崇禎辛未皆四百人

兩畿中額一百三十五名其五名原爲雜流而設如成化元年章元應以留守左衛軍餘中第八十七名

四年謝宗德以內江吏人中第四十二名十年王鑰以犧牲所軍餘中第二十三名十三年李用文以武學生中第九名十六年喬衍以武學生中第二十四名二十二年陳玉以浙江舍人中第十七名楊俊以江陰衛軍中第八十五名弘治五年劉麟以武學生中第十五名齊貴以營繕所匠中第九十一名十一年史良佐以醫生中第八十五名十四年陳沂以醫生中第四十八名劉鏞以羽林右衛舍餘中第七十一名劉弼以錦衣衛舍餘中第七十七名十七年柴

虞以驍騎右衛總旗中第八十九名崇禎壬午順天鄉試奉旨中武生五人及揭榜乃以冒籍滋議致累主考吳江姚現聞先生希孟蓋忌者借以攻姚也洪武辛亥高麗國人入試者三金濤三甲第五其國之延安人也授山東邱縣丞歸爲其國相景泰五年甲戌進士黎庸交趾清威人阮勤多翌人勤仕至工部左侍郎天順四年庚辰阮文英慈山人何廣扶寧人成化五年己丑王京嘉靖二年癸未陳儒俱交趾人儒仕至右都御史

曹鼎寧晉人以貢士爲學官上書願得一劇職自效
改泰和典史以解糧至京與試中宣德癸丑科第二
廷試復第一先是洪武榜眼吳言信乃抄鈔局副使
也正統壬戌進士鄭溫乃松陵驛驛丞也

明初應天解元黃文忠以作全場題五經二十三篇
領解天啟甲子崇禎甲戌福建顏茂猷獨作五經得
雋而甲子鄉場則外簾止謄其四書三篇易經四篇
以入房考郝彪佳取之既放榜始知爲五經也甲戌
會試則知貢舉林鈞上疏題明上許俱謄于是五經

房同考俱有批語文震孟以易經收之及殿試僅在
二甲第二而禮部刻會試錄上特命題名于會元李
青之前亦異典也

洪武辛亥狀元授員外郎及第出身俱授主事同出
身授縣丞會元亦授縣丞金濤係高麗人在三甲第
五名後歸國爲相

永樂丙戌賜林環等及第取副榜舉人廷試之擢周
翰等三人進學翰林餘除學官乙未始詔天下舉人
會試北京考官梁潛拆卷得第一名曰陳循其鄉人

也避嫌故改置第二而擢林文枯既又以枯字難識
定洪英第一第五王翺者鹽山人也上喜得畿輔士
以布衣召見賜酒食既廷試復擢陳循第一賜宴于
後軍都督府
成化丁未尹直主考試錄序稱宣德丁未大學士楊
士奇議會試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既而以百乘
除各退五爲中數是年以言者又各退二以益中數
云

科場變異

科場變異洪武丁丑言者謂考官劉三吾所取南士
多北士少有私遂罷陳郊等五十一名俱不刻登科
錄而改試中韓克忠等六十人永樂己丑以考試官
侍講鄒緝等出孟子尙書題誤覆取下第舉人熊樞
金庠等十餘人弘治己未言者論學士程敏政嚮題
遂預行場中程不得閱文舉人唐寅徐經俱黜嘉靖
甲辰言者論徇私不公進士翟汝孝翟汝儉彭謙焦
清等並考試官江汝璧等俱逮問萬曆丙辰會元沈
同和以懷挾事露并第六人趙鳴陽送法司治罪荷

校禮部門一月謫成會試錄遂除名無元是科武狀
元亦以廢卷被黜已未會元莊際昌殿試卷有誤字
人譏其膠醪不辨遂以進士回籍

洪武辛亥有進士永樂癸未無進士天順癸未亦然
永樂初卽位天順南省火皆以明年甲申會試永樂
己丑北征又明年殿試故有辛卯進士正德庚辰南
巡明年嘉靖自興邸入卽位故有辛巳進士又明年
癸未遂有進士

張鳳翼有會試移期議謂會試期太祖定于二月蓋

謂金陵南北之中地在大江之南得春爲先故定于
二月取春之中今建都北京遠三千里宜移在三月
其利有五一在觀吏後從舟可省僱費二便于雲貴
士子三減衣裘防閑甚易四膳錄無呵凍之苦五歸
家無聞河運舟之阻

會試原無搜檢官嘉靖己未御史建言欲厲其禁尙
書吳山持不可曰彼已歌鹿鳴而來矣隆慶二年復
有言者始設昔舒元輿于唐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
鈎較苛切旣試尙書雖水炭脂炬飡具皆人自將吏

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
未有輕于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夫宰相公卿非
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
棘遮截疑其作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
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
去而不肖爲陛下用也今貢珠玉金貝有司承以棊
筭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耶此書激昂有士氣
嘉靖中給事中胡叔廉鄭大同建言科場事宜謂監
試御史不過防範于外故內簾之弊無從糾察而散

卷等官始得以徇私公送今內簾亦設監察一員
遼東原附山東科舉嘉靖十三年因過海風濤改附
順天萬曆三十七年增額五人其寄戶中試者不許
圖便遷徙違者治罪宋陸游老學菴記本朝進士初
亦如唐制兼采時望真廟時始建糊名法又國初舉
人對策皆先寫策題其後策題浸多舉人甚以爲苦
慶曆初賈文元奏罷之

舊制殿試在二月初三日狀元率進士上表謝恩在
初六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殿試于十五

日又舊制殿試畢次日讀卷又次日放榜弘治三年
閣臣劉吉等言時日迫促閱卷未精再展一日第四
日放榜頒歷舊在十一月朔成化十五年是日值冬
至命改于十月朔日後皆因之

國家至公至重之典無如設科取士先朝大臣罔敢
干之者干之自翟鑾始翟二子登第被叅上曰鑾既
為輔臣二子雖有軾轍之才亦不宜並進于是二子
並黜

唐人知貢舉詩有云梧桐葉落井亭陰鎖閉朱門試

院深常念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人不肯負
心自不將國家大典為行私之具不將風簷苦構為
五色之迷

古香齋寶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四十一

順德梁振藻初校
南海孔昭燾再校
南海孔昭熙二校



